

《德意志意识形态》人学思想与当代人的精神发展路径探析

邱亚楠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7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7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6日

摘要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蕴含的深厚人学思想，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启示。从马克思对人学思想的系统论述可知，现实的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从实践活动出发，剖析观念的形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旨归。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也为消费主义背景下如何引导学生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启示。我们要培养学生理性消费，重构关于美好生活的价值想象与人生规划，将全面发展理念融入学生的日常实践与生命体验。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人的发展解放，教育价值

Exploration of the Humanistic Thought and the Spiritual Development Path of Contemporary People in *German Ideology*

Yanan Qiu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5, 2026; accepted: July 27, 2026; published: August 6, 2026

Abstract

The German Ideology contains profound humanist thought that offer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 As Marx's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humanist thought reveals, the real individual constitut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ceeding from practical activity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of ideas constitutes the focal poi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constitutes the ultimate value ori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rx's humanist thought also provides insights into how to guide students in the pursuit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context of consumerism. We should cultivate rational consumption habits among students, reconstruct their value imagination and life planning regarding a good life, and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to students' daily practices and life experiences.

Keywords

The German Ideology, Human Development and Emancipation, Educational Val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内,系统回应了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以及历史发展等根本性问题,研读这一著作,对于深刻把握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与价值旨趣具有重要意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蕴含的丰富人学思想,为深化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提升教育实践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有益的方法论启示。

为了更好地阐述马克思人学思想对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笔者梳理国内外文献,其中,我国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人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其理论内涵的文本学阐释,研究者围绕“现实的人”“实践活动”“社会关系”等核心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二是对其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探讨,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从教育出发点、教育方法、教育目标等维度论述马克思人学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如张人天和郭玲玲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价值逻辑中从观点与方法视角阐释马克思人学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三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多角度的阐发。国外学者则更多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等视角出发,侧重于探讨马克思人学思想中“异化”“物化”“意识形态批判”等概念的当代内涵,以及其对现代背景下人的生存困境的批判性意义。通过已有研究成果,笔者发现现有研究在以下方面仍存在可拓展的空间。一是对“现实的人”这一核心范畴的讨论多停留于文本层面的概念界定。二是对马克思人学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多侧重于正面阐发其指导意义,而较少讨论理论应用于实践时的困境。基于上述反思,本文尝试在阐释《德意志意识形态》人学思想核心要义的基础上,探讨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学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2. 现实的人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类”本质、鲍威尔“自我意识”、施蒂纳“唯一者”等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基础上,旗帜鲜明地将哲学的出发点确立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一转向将人的理解从思辨拉回现实,揭示了人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生产劳动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所确立的“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的生命个体,但在数字时代,这一概

念的内涵需要结合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加以理解。人的实践从物理世界延伸至虚实交织的数字场域，社会关系经由网络化交往突破时空限制，主体性在算法与平台规则的作用下呈现新的特征。“现实的人”由此成为一种虚实共生的存在。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坚持马克思方法论的基础上，将对“现实的人”的理解从物质生产领域拓展至数字化生存领域，关注数字技术如何重塑人的认知方式、交往实践与价值选择。

马克思人学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认识论前提。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回答“认识什么样的人、面对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人的现实性，既是教育活动的逻辑起点，也是教育的最终归宿。从起点看，唯有科学把握受教育者的现实性与生活样态，教育才能了解真实的教育对象。从归宿看，推动人的思想品德发展、实现自由全面解放，同样不能脱离对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真切把握。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启的现实人视角，为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从现实的人出发”这一基本立场，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的“现实性”的系统阐述，不仅使教育对象获得了更为完整和真实的呈现，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地认识人、把握人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马克思将人的现实存在分解为四个基本事实，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产生、人口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他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这一存在首先意味着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又必然催生出新的需要，这种需要的再生产构成了人的现实存在的第二重事实；人口的繁衍形成了家庭关系，成为社会结构的自然基础；而社会关系的生产则进一步将个体嵌入特定的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之中。马克思所揭示的上述四个基本向度，确证了人之生存本性与生活方式，由此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得以理解人、探寻人的框架。但理论不能只停留在抽象，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以何种方式、经由何种路径，才能实现对“现实的个体存在”的把握？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论述，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方法论启示。

一是要以物质生产条件为基点把握人的思想状况。马克思揭示了一条清晰而完整的逻辑链条，人们进行物质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具体形式，进而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存在样态，最终，“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1], p. 147)。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不是悬浮于经验世界之上的抽象存在，也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个体，其本质规定性存在于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现实制约之中。只有深入剖析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才能准确把握人的生存需求与价值取向的内在逻辑，进而理解其观念形态得以萌生与转换的客观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要提高针对性与有效性，就必须循着物质生产这一现实根基，使教育所关注的人从抽象概念回归为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

二是要从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中把握人的价值取向。人们“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落实一定社会发展的思想政治要求，而且也要满足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需要” [2]。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要求往往通过人的政治关系得以呈现，而个体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则在其社会关系中展开。现实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其政治引导功能与人文关怀功能的最佳切入点，也是教育得以发挥作用的现实场域。

三是马克思对人的能动生活过程做出了三重规定性的判断：现实性是其实存基础，经验可观察性构成其认知前提，而特定条件约束下的发展过程则标示出其历史制约性，这三者的统一意味着：理解人的精神世界，必须置身于其实际生活过程之内而非超然于外。这一划分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认识对象的边界，教育应当关注的是处于现实生活境遇中、具有鲜活经验与能动意识的个体，而非孤立封闭的原子式个人或纯粹思辨的抽象主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并非仅凭理论推演而实现的，无论是教育者的价值传导还是受教育者的意义建构，都离不开具体的生活经验、真实的社会感知与切身的实践体悟。因此，

关注人现实的生活过程，关注人在具体处境中的思想情感与价值困惑，是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走进人心、发挥实效的基本前提。

3. 从实践活动出发，剖析观念的形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3]。精神生产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语言交织在一起，观念的世界并非独立自生的精神王国，而是物质活动与物质交往的必然产物。思想政治教育以人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品质为研究对象，同样无法回避人的多重属性带来的认识难题。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方法论原则，认识人的理论起点必须基于其物质生活条件与交往实践的基本格局，一切关于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现象的说明，都不能脱离这一现实根基。马克思将实践定义为“现实的人”在既定物质条件下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感性活动。在当代语境下，数字劳动是新的实践形式。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现实交往延伸到线上社群互动与信息生产；从以生产工具为中介的能动改造拓展为算法、平台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的人机协同。当代实践既延续了马克思实践观的物质性根基，又以全新的技术形态与交往方式重塑了人的存在方式，使“现实的人”在数字化生存中展开其生命活动与意义建构。培育人的关键在于厘清意识生成与演变的逻辑。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社会运行的横向维度与价值区别的批判维度对此进行了阐释，共同为思想政治教育从现实实践活动出发剖析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清晰的方法论路径。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认识和处理人的思想问题，其认识论前提在于人的观念是物质生产的产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的意识生成与发展的历史分析表明，意识并非脱离现实的独立存在，而是从一开始便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规定。人口的增长、需求的扩大与效率的提升共同推动社会分工走向纵深，而意识的生成与变化不是平行于这一进程的附属现象，它本身就是在分工体系之历史性展开中不断被构造、被重塑的精神产物，其每一次形态转化都与分工结构的变迁保持着内在的对应关系。从最初基于自然差异的分工，到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意识才得以相对独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 pp. 419~420)。因此，人的意识总是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现实依赖性。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对自身的认识，都指向现实的物质活动与社会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社会关系界定为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联系，其形成与发展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并随生产力变革而改变自身形式。在数字时代，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越来越依赖于平台，同时呈现出流动性增强、圈层壁垒形成的显著特征。当代社会关系可以界定为，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的社会条件下，人们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数字交往实践与平台互动所生成的客观联系。

思想政治教育对人思想观念变化规律的把握，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物质实践。一方面，从地域环境来看，不同地域中的人虽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与历史传统，却也因物质生产条件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社会风俗、发展水平与生活方式，这决定了其思想意识既有共通之处也有现实差异。教育应当充分考量这种因物质条件差异而产生的观念分化，采取具体化、差异化的教育方式，避免以统一的模式应对多样的现实。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与物质生活条件，规定着该时代人的思想观念的基本走向与总体面貌。思想观念并非独立的精神实体，其形成与变化受制于所处时代的经济结构与生存方式。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去分析人的思想状况，难以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理解这种差异不应从观念本身出发，而应始终站在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以物质实践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时代变迁中人的观念发展，必须以现实历史为基础，从人的实践活动中去把握其思维逻辑，而非孤立地固守某一时代情境，更非以观念解释实践，而是以实践分析观念。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思想动态，实现观念引导与时代发

展的内在统一。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应当始终立足于利益结构中特殊性与共同性之间的现实落差，通过观念层面的调适与理念维度的融通来凝聚社会共识。对个体而言，特殊利益往往被认为一种与普遍性要求相对立的存在，后者因此在个体眼中呈现为某种异己的、不依赖于个人意志的外部强制力。从共同性角度审视，则它并非纯粹的观念构造，而是扎根于血缘纽带、语言共同体、分工体系及其衍生出的多重社会联系所构成的现实土壤，并通过国家这一制度化形态获得其外在表现。因此，运用国家力量以普遍利益的名义对利益格局进行调节与规约，便成为缓和二者间张力的必要举措。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教化的重要实践形式，具有明确的政治规定性与导向性。它一方面承担着将社会所要求的政治准则与道德规范传导给个体的职责，另一方面也肩负着培育人、发展人以及推动人走向解放的历史使命。这种双重规定决定了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于调节和沟通个体特殊利益与社会共同要求之间的现实落差，经由观念的引导与价值的整合来推动公共认同的形成。教育是制度化了的意识形态体系的集中呈现方式，也是社会核心价值传播的重要渠道，其根本指向在于使个体逐步认清自身利益与共同体长远发展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进而达成对社会基本制度的精神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导人们妥善对待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把多样化的个人价值选择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上来，在增进利益关联与凝聚价值共识的过程中实现个体成长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

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推进，要始终立足于真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现实的人的生活境遇。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是针对德国哲学传统中那种脱离现实、沉溺于纯粹思辨的思维崇拜展开了系统性的批判，揭示了将观念从物质生活条件中抽离出来并赋予其独立统治地位的荒谬性，因此，任何不触及人们真实生存状态的思想教育工作都将成空洞的道德说教。他指出，思辨哲学的道路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历史唯物主义则相反，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这种脱离实际的思辨倾向同样可能显现，使得理论推演替代了现实关怀，思维演绎遮蔽了实践根基，教育的信度与效能由此受到消解。教育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及其真实的思想困惑，观念并非自足的存在，而是在现实关系中生成和演变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以真实和真诚的态度承担其使命，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出发，切实检验和引导人的思想观念，而非满足于抽象的理论推演与空洞的价值宣示。唯有立足现实、直面问题，教育才能真正启迪心智、塑造人格。

4. 人的全面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的培育，从来不是一项纯粹技术性的操作过程，而是始终隐含着深刻的价值预设与明确的实践指向。在教育的具体情境中，把握人的意识生成规律、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育人活动，必然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需要进一步澄清两个问题：一是这种教育实践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促成了人的素质提升与能力增长。二是人们在现有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现实成就，与马克思所描绘的人的自由解放远景之间，究竟以何种方式相衔接、以何种路径相贯通。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的最终关切，始终落脚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终极价值目标。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对人的解放条件与发展路径作出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这一思想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了根本的价值归依和明确的理论导向。

一是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人的解放置于现实历史的基础之上加以考察，指出人的发展并非来自思辨的构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人类解放这一命题重新安放于现实历史进程的地基之上加以审察，人的发展状态不是源自某种先验观念的思辨演绎，而是在具体可感的生活境遇里经由精神活动与物质行动的双重交织而逐步展开的历史性实践。从马克思的

视角来看，人的解放与人的现实发展之间构成互为前提的内在关联。正如蒸汽机和精纺机的出现与奴隶制之存续与否密切相关，农业耕作方式的改进同样牵动着农奴制之瓦解的命运，如果物质生活资料的数量与品质得不到起码的保障，解放便只能停留于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因此，解放从来不是某种预设的抽象目的，而是始终“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一项具体的历史事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内在地具有回应现实需要和介入现实进程的理论品格，其精神交往所指向的那个“意识到了的存在”，归根到底仍须回到并落实于真实展开的物质生活过程之中。

教育之为教育，不仅在于面向当下的社会行动，更在于其价值取向与精神导引层面超越了时代的“现存性”，这种教育实践要有效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人与社会整体的从属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及人与自身精神世界的内在对话，不能脱离人们实际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一基础性前提。又指向超越现实的价值愿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人的生存状态总是受到分散性与偶然性的支配，即使分工形成的“联合”，在其分散状态下也仍是一种“异己的联系”。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人才有可能将个人自由发展的各项条件及其运动方式纳入主体自身的有效掌控之中，从而超越外在强制而趋向于自觉自主的生命表达方式。解放不能等同于历史经验在数量层面的单纯增加，它的真实动力来自一场持续性的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一切现存物质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交往关系之根基而呈现出来的矛盾运动过程。人在现存条件下的生存品性，通过矛盾的产生而不断被突破和提升。由此反观思想政治教育，其之于人的发展的本质意义便得以揭示：教育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既嵌入现存的生产与交往关系之中，又保持着对“现存性”的价值审视；它既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回应人的现实存在，又以人的自由全面解放为终极尺度来评判和引导人的发展。教育的本真图景，正是现实性与超越性、具体性与目标性的有机统一，它从阶段性的人的存在品性出发，以彼岸性的人的自由自觉状态为导向，利用现实的条件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推动人的发展从现有的生存状态不断向更高层次跃升。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从现实走向解放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使命担当。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发展阶段。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指出：“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4]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这一唯一方法在人的思想品德和精神世界的具体实践，其通过系统性的价值引导和思想塑造，帮助人实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改造和优化人的思想观念、政治立场和道德品质，使人更好地适应并推动社会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在于促进人的思想观念、政治素养、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涵盖政治方向、社会责任、主流价值认同、道德自觉和精神境界等多重维度。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一种实践形态，其运行既要从人的思想品德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又承担着政治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两条路径去影响人的精神世界、提升其精神品格、涵育社会整体价值氛围的多重职能。它不同于一般知识传授活动的地方在于，其工作对象直接指向人的终极信仰、价值判断与实际行动选择。

思想政治教育在塑造人的过程中所显现出的阶段性效果，大致呈现为三个依次递升的主体性层次：其一为原初状态下受自然性主导的那个“自我”，此时个体尚未形成确定的政治认同框架与稳定的价值判断系统；其二则是在系统的教化情境中逐步生成、并主动向主流价值规范靠拢的“自我”，这一阶段个体已开始接受社会既有秩序所预设的意义体系并以此为参照来调整自身的行为取向与精神姿态，但尚未完成从外部规约向内生自觉的彻底转换。个体开始认同社会规范、确立基本政治方向；三是在批判性反思与深度认同中形成的新的“自我”，个体能够主动进行价值判断、自觉践行理想信念，主体性、反思性和创造性在这一转变中得以生成。在这一过程中，在教育实践展开的进程中，置身于其中的人既是这一活动得以发生的能动主体，同时又无法脱离其作为现实存在者、历史承负者与发展中个体的多重规定

性，能否准确判定其所处的具体存在位阶与发展阶段，直接关系到引导其完成主体性超越这一目标能否真正落地。

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民主平等、开放包容、文明和谐、公正法治等现代价值理念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人的思想自觉、外化为行动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5]。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相匹配，推动教育理念从“管理控制”转向“服务引导”，教育方式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教育载体从“课堂中心”拓展到“社会实践”，教育话语从“宏大叙事”转向“入脑入心”，使思想政治教育紧跟现代化发展潮流，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指向，在于促使人突破既有的认知边界与精神框架，在价值观念上实现更新、在道德修养上获得提升、在精神境界上达到新的高度，并由此逐步趋向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终极目标。

5. 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引导学生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路径

随着消费主义文化对当代社会的渗透，使“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面临新的挑战。消费主义将人的价值等同于消费能力，将幸福简化为欲望的即时满足，将美好生活窄化为物质占有与符号消费，消解了“人的全面发展”所蕴含的丰富内涵、能力多向度发展与个性充分实现。在此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面对这一文化语境，引导学生突破消费逻辑的束缚、回归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从“他者构建的欲望”到“自我确立的价值”，培养学生理性消费思维。消费主义文化通过广告、社交媒体、影视作品等渠道持续制造和输送关于“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生活”的规范性想象。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欲望、偏好和自我认同，并非源于内在的真实需要，而是被资本逻辑所塑造和规训。思想政治教育应帮助学生揭示消费主义话语背后的运行逻辑，使其意识到，许多看似是个人选择的消费行为，实则他者构建的欲望在个体身上的实现。应引导学生对消费主义文化保持反思，使其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中辨别真实需要与人为制造的需要、区分工具性消费与目的性价值，从而在认知层面建立起抵御消费主义侵蚀的思想屏障。只有当个体能够理解欲望的生成底层逻辑，才能从被动的消费主体转变为自主的价值主体，为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奠定认知前提。

二是从单向度的消费人到多向度的发展人，重构关于美好生活的价值想象与人生规划。消费主义将发展窄化为消费能力的提升和生活品质的改善，以你消费什么，你就是什么的隐性信条置换马克思人的能力多向度发展的丰富内涵。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批判消费主义单向度的人的基础上，帮助学生重新打开关于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的想象空间。这意味着要引导学生将关注点从拥有什么转向成为什么，将价值追求从消费升级转向能力提升与精神丰盈。应当系统阐释人的全面发展所包含的劳动能力、审美能力、道德判断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多重维度，使学生认识到人的价值的实现不在于占有多少物质财富，而在于挖掘个体潜能与个性的充分实现。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建立与之相匹配的人生规划意识，使其在职业选择、时间分配、兴趣培养等方面自觉超越消费逻辑的支配，以“多向度的发展”替代“单向度的消费”作为自我实现的衡量标准。

三是从认知认同到生活体认，将全面发展理念融入学生的日常实践与生命体验。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认同，如果只停留在认知层面而缺乏生活实践的有力支撑，便难以转化为持久的行为取向。消费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塑造力，恰恰因为它融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从休闲方式到社交礼仪、从自我表达达到身份认同。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学生理解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就不能只依靠课堂讲授和价值宣示，而需要在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创造出超越消费逻辑的替代性体验。具体而言，可以通过组织公益劳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艺术创作、经典阅读等活动，使学生体验非消费性

的、以人的能力展现和精神交流为核心的活动所带来的满足感与成就感，从而在做中体悟全面发展的内涵。这种“生活体认”式的教育路径，能够帮助学生在感性经验层面建立起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的内在联结，使全面发展的理念从抽象的理论命题转化为可感知、可实践的具体生活内容，最终实现从了解全面发展到愿意全面发展再到践行全面发展的逐步深入。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47, 419-420.
- [2] 张耀灿, 郑永廷, 吴潜涛, 等.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324.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51.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57.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26.